

● 多彩贵州行

# 水灯

## 载去我的祝福

喻莉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灯载去我的祝福/喻莉娟 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4  
(当代) 书丛

ISBN 978-7-02-006291-1

I . 水… II . 喻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2664 号

责任编辑: 周昌义 徐子荷

封面设计: 王红艳

## 水灯载去我的祝福

shuideng zaiqu wode zhuf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千字 开本:889×1230毫米 印张: 8.5

2008年4月第一版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02-006291-1

定价: 26.8元

## 题 记

多彩贵州行，行多彩贵州。

2001年以来，我和写作学会的同仁们，行走在这一片多彩的土地上，踏过了30多个县市的山山水水，感受她的人文文化与自然山水，欣然发现这片土地除了她的美丽和多彩，更有她的远古和神秘。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多彩的土地，谨以此书表达我的爱意！



# 目 录

我的大草原 .....	1
寻访务川汉墓 .....	5
尹珍故里思“尹珍精神” .....	10
乳祖墓 .....	13
正安桃花园寻芳 .....	16
神奇七星田 .....	21
铁索桥边布依人 .....	24
顶坛花椒人家 .....	28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	3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3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	39
访旺草讲堂 怀先师尹珍 .....	43



天翁的盆景——旺草石林	46
双河洞 赤尾溪	50
神秘生命之药与北侗人	55
玉屏箫笛情	59
龙里大草原上的花红茶	62
高昂的山峰 空旷的台地 宽阔的草原	65
幽幽猴子沟	67
三穗良上苗寨红军路	71
笔架山	75
三穗竹编编出走向世界的梦	78
雪洞洞蟠奇观	81
夜郎古县	85
娄山关行	89
桐梓凉风垭七十二道弯	93
绣出史诗 绣出美丽	96
龙船棚的守望	100
再度乌江行	104
塘头斗笠葳蕤闪	107
我所知道的张恒昌	112
化处之谜	115
讲义寨的解读	119
空山	123



石寨 石巷 石门槛	126
贵定吴沿山的历史疑云	130
闲逛贵定城隍庙	134
吻人鱼	137
水灯载去我的祝福	140
甲茶燕子洞	143
张三丰与福泉山	146
神奇的“龙井”神奇的“香樟”	151
古城镇远巧中寓理	154
㵲阳河畔美多多	158
“三滴醉”与“青酒”	162
㵲阳仙都情	165
苗疆长城眺望	169
纯天然舞台	173
可乐古墓所思	176
初识赫章	179
我站在“点将台”上	183
“夜郎王”家作客	188
向往金顶山	192
神奇大板水	197
三都风流草	201
夫妻梅 望郎榕	204

都柳江边行	207
奢香墓	211
茶情	215
我所知道的湄潭茅坪	219
写在余庆边上	224
美丽的“徽”	227
余庆乡下对联	230
贞丰“圣地”上的一朵奇葩	234
贞丰土陶	238
我爱贞丰大芭蕉	245
黔桂锁钥 红军遗踪	249
花溪有个周渔璜	251
鬼斧神工 艺术杰作	254



## 我的大草原

务川栗园草场，我的大草原！33年了，它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可以用一句人们常爱说的话“魂牵梦绕”，也正是“夜夜乡山梦寐中”。务川栗园草场——我的乡山，我的大草原！

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汽车在去栗园的公路上驰行，车窗外的风景叫人应接不暇，山峰不断的变换着，像雄狮，似金鸡……。还有那不断出现一堆堆的银杏树——这里可是“中国银杏之乡”！全县有6000株野生银杏。时值深秋，一堆堆银杏树，变得金黄看不到一点瑕疵；间或有那枫树、桐籽树在风霜的抚慰下变成了酡红，最可爱的还是农家房前屋后的柿子、橙子，红

彤彤、黄橙橙挂满枝头，还有农家门前半弯收完稻谷的田地，田里的水已蓄满，夕阳从水田里偷偷露出红红的脸。

这就是我的家园，30年前我在里走过了多少次，感触是那样深刻……

车厢里的务川山歌吸引了我，“桃花绺绺红啊，嗨哟一山着勒；桃子花开绺绺红啊，嗨哟一山着勒……”“一腔热血，一身汗，敢叫山河换新颜呀，嘿哟、嘿哟！换新颜！”县里的歌手小田唱完前半阙，我很快地把30年前我们唱词填了进去。那是当年修栗园青坪水库时候排演的，今天走到这里唱起这首号子歌格外亲热，还真有点热血沸腾。我们一直唱着，车过了泥高、青坪，爬上了栗园。从务川都儒镇出来，约53公里。这一路都是高山，海拔在13400米左右，在这一条大山脉的泥水镇那面，最高的方地海拔1700多米。这一大山脉像一巨大的屏风从北至南矗立在务川的西面，邻近道真县。

这一巨大的山脉上有高山台地栗园草场，它是西南最大的天然草场，面积10万亩，有资料证明它是“长江以南特大型高山草场”。去年开始中央地方合计投资120万在此飞播种草，明年完成这一宏大的项目。这里近年开始种植高山无公害反季节蔬菜，在当地销售，以解决高山地区冬天的蔬菜问题。

那时候大草原的人们在仲秋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用大木桶砸酸菜，有多大的木桶呢？一个人差不多可以在里面躺着睡觉。砸好酸菜以后人要跳上去踩紧，然后用大石头压上，以保证不进空气，不腐烂。这样的一桶酸菜就是一家人一个冬三五个月的菜。由于是高山台地，上面天气冷的





程度,有这样的说法,说是在凌夹雪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大门打不开了,老爹叫老娘,“老娘,快拿板斧!门又打不开了!”那是门被霜雪凝住了,要用板斧劈。人的鼻涕一出来马上变成冰条。因此,这里的冬天,怎样解决牲畜的草料,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你要认为这样的地方不适宜人的居住那也就大错了,这宽阔丰茂的草场,高山核桃树、栗子树,长在高山上的是可都是上品,因为它的生长周期长,肉质特好。这里的地名叫栗园,我想是与此有关系的。

这里的一年四季,都有它特别的地方,春夏草木茂盛,“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景象处处可见。这时候的草,高壮,长得好的地方有半人高,可见这里的土地之肥沃,这时候人畜在草里行走,时影时现,完全超过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冬季莽莽白雪覆盖着整个草原,草原上起伏的山峦与远处的天边化为一体,让你难辨地与天,更有美妙处是草原西部的石林,在起伏多变的草原上有了,石林更有几分阳刚之气,在白雪的掩映下,你会觉得栗园草场好像处于冰河时代。

我第一次上到栗园,是在33年前的一个深秋,那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那是一个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年代,我们一行七八个这样的“知青”姑娘小伙,到栗园割茅草。从我们下乡的地方砚山爬到栗园是一个垂直高度,有一座巨大的“屏”——高高的山脉,一直到湜水,经过镇南、砚山,到了砚山这一段的“屏”特别巨大,老天爷的大手笔,使人望而敬畏。我们五更即起,带着一团饭,就上路。这里的垂直高度三四百米,当地人告诉我

们只有从大垭口爬上去，其他地方都没有路。我们经过艰难的攀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终于爬上去了。

但，一上大垭口，两个永远不忘的场景震撼了我们！一是太阳和月亮同在，天空是那样的清凉；二是那一望无际微微起伏的草原，齐腰深的茅草，轻轻地漾着草波，真是壮观！看不到一户人家，只看到连绵起伏的小山，远处有几棵隐隐约约掉了叶子的树。不知道是谁大叫了一声：“我的大草原！”我们都同时叫了起来：“我的大草原！”

这时，我们的车已经开到栗园草场了，把我从回忆中惊醒。我下了车，走上大草原。路上，我碰见了一位放牧的大嫂，就和她聊上了。她家主要从事养殖业，养得有猪、牛、羊、马各有二三十头，各种牲畜共一百多头，包括小猪，全是自由地在草原上放养。

作为曾经在栗园留下很深感情的“知青”我一直很关心的问题，就是牛羊过冬的粮草问题。我问她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她告诉我现在他们这里正在推广一种高油115玉米，这种包谷在收了秋之后，秸秆还是青的，营养价值高，加工后就是畜生的过冬饲料，现在高山草场的农家，都在开始种植这种农作物。

“大嫂，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向她描述了33年前我们割茅草的地方，她告诉我：“那，你们是从砚山大垭口上来的，那里是木草弯，火石沟，离这里还远呐，那里的草场比这里还大，现在也还没有多少人家去那里呢。”听她这么一说，我只有含着无比的激动，跑到山顶上，向着远方，放声大喊：“我的大草原！我回来了！”

2007-11-23



## 寻访务川汉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听说，务川大坪镇江边（注：地名）有汉墓群，当时，还在文管局看到了当地老百姓交上来的蒜头壶、编钟。汉砖那就常见了，在很多亲戚朋友家也能见到。还常听任文教副县长的寿生对文管局的同志说道，“要赶紧保护好，要告诉老百姓这汉墓的重要性，谁都不能碰。现在也不是挖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实力！”那时，我总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汉墓？当时汉砖在当地就当成一块一般的石头一样，农民用来砌灶头。一个江边的同学说，“你要是喜欢我给你背两块来！”不过那时我也不知拿它来有什么用，倒是很想去那个神秘的地方看看。

一晃日子过去了近三十年，这次来务川，回到了我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地方，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七年，人生最美丽的年华就在这里度过。很多人故地重游，主要是到以前生活过的地方看看，去寻找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我却想到以前想去而没能去的地方走走，以了今生之愿。这次回务川，就是这样的时机，而且，成为了最后的时机也是最佳时机，因为贵州考古研究所10月初来到这里，正对江边洪渡河两岸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地挖掘。在洪渡河上游，正在修建一个大型的水电站。电站建成，汉墓群将被淹。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考察，是最后的机会，也正好能够亲眼得见古墓的发掘。这也算是“抢救性”的考察了，比起以往的考察来，又多了一层意义。

11月11日，县里的豪华大巴车载我们来到大坪江边，路不远，从县城出来8公里，半个小时就到了。车停半山腰，人们纷纷下来远望、拍照，选择最佳拍照位置。我完全被美丽的洪渡河水和两岸连绵的群山吸引住了：在这里，洪渡河从两岸连绵的山峰中通过，河，在这里变得宽阔，山，在这里变得平缓。夕阳在天，河中一条小三板船正把对岸的几个孩子载过来。半山，七八个学生正从河谷爬到我们停车的大路上，今天是他们周末返校的日子，杳无人家的这里，因此显得很热闹。从他们一个个红红的小脸，看得出他们走得很辛苦。一位大姐在公路边放下背篼，擦着满头的汗。我问她，是去赶场吗？



可知道汉墓在哪里？她笑着摇头说，“送我的两个孙孙到大坪上学！你们来看汉墓？这里到处都是！”听了她的话，就让我疑惑了。到处都是？我们怎么没有看到，也许我们的脚下就是！但发掘的地方呢？

看看大家，也许我们的车太大，路太窄，停在这里下去不了？有的在照相，有的望着远处放牧思绪，但好像都没有具体一看汉墓的意思，还有人说：“晓得河的两岸半山上都是汉墓，就行了，又不是考古的，非要去验证一下！”但既为采风，我们来看汉墓，却不见而返，文章怎么写？幸好还是有好事者，他们已经爬下山崖，下到了河底。

我超近路去追他们，真是连滚带爬，从半山没有路的灌木丛乱刺茏中就冲了下去。来到河滩上，见几个小孩在石头缝中找什么东西，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他们窃窃地笑。我问他们，在这河滩石头里找什么，开始几个都不啃气，我走近，和他们攀谈了几句，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就把他的一小袋黑黢黢的东西给我看，我凑上脸一看，是一些小虫，还在爬动。原来是地鳖虫。他们还告诉我说，外面有人到这里来收购，他们每天可以找得几块钱。但当我问他们汉墓在什么地方时，都用迷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有些沮丧，这样艰辛地“爬”下来，看到的还是悠悠洪渡河水，静寂两岸群山。只有自我安慰地说下来感受这样宽阔的河床了。幸好找得两块红色的鹅卵石，

石头中含着一些红红的沙点。后来，我见人就说这是“朱砂元宝”，是“霸王给我的礼物！”“霸王”是这一带传说中两千多年前仡佬人的祖先，因他向周武王进献朱砂元宝，而被封为霸王。霸王从此带领仡佬人采砂炼丹，后人就为他修建了霸王庙。从此，凡采砂炼丹的地方都信奉霸王，修建霸王庙。就像沿海渔业的人都信奉妈祖，修建妈祖庙一样。

两千年前，这里来了许多采砂炼丹之人，有朝廷高官，有商贾之人，于是这里发达起来。年复一年，人们在这里生老病死，这里就留下了许多汉墓。千百年来，他们在这洪渡河两岸守望这里神奇的丹砂和美妙的山水，他们永远地留在这片神奇的丹砂热土上。从考古发现的众多汉墓，我们可以想象这里当年的繁华。达官商贾们从洪渡入乌江，乌江进长江，长江而朝廷，往返回复，这也是一条畅通的商道。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矿业资源和商业来往，使这里一时繁荣，留下这样多的汉墓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眼前汉墓在什么地方！眼看时间很紧，我们得赶快回到大部队。一块下来的几个人都绝望地准备原路返回了。但我不甘心就这样回去，极目四寻，我惊喜地发现了河对岸的半山丛林中有一些新土，是不是正在挖掘的汉墓呢？再细看，还能看见红红的标语。这时，我发现还有两个老人也在河滩上找地鳖虫，忙过去细问，才知道那里果然就是汉墓发掘点。但发掘点在河的对面。





我们过不去。再问两个老人，才知道我们这一面河岸上也在挖，这就意外地惊喜，忙请他们带个路。

有他们带领，我们很快找到正在挖掘的汉墓。我们赶到时，在我们的带动下，已是“更有早行人”了，大部队是在等我们的时候，一些人叫导游小姐带路，直接从半山过来，就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到了汉墓考古发掘地，看见已经挖开了的几座墓地，新新的土，刚出土的湿漉漉的汉砖在一边排放得整整齐齐。砖与墓，显得是那样的神圣。贵州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侯清伟是河东这一面的汉墓挖掘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已经挖开了7座墓，出土十件陶俑。这里方圆两公里的地方都是汉墓，河西是另外一个挖掘组，两面同时进行，预计三个月完成。”

完成了这次汉墓寻访，虽然结果一样，但我们艰辛的过程不一样，感受当然不一样，应该说，我们感受应该深刻得多了吧。

2007-11-25

## 尹珍故里思“尹珍精神”

这次在正安，在尹珍的故里，常听人们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在正安，走错了遇到的都是文人！”

这是一句玩笑话，玩笑里却透着实情。因为正安是尹珍这个东汉时期贵州教育先导者的故乡，首“开南夷之学”。他在“南夷”这块土地上行道、施教的情况，从唐以来，研究颇多，明清是高峰，而今又为很多人关注与研究。正安有人甚至提出了“北有孔子，南有尹珍”的说法，话虽偏颇，却也不违真情。

这次在正安，三四天时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可贵的“尹珍情结”，尹珍的精魂渗透在正安的“群众文化大县”里，渗透在正安“小说之乡”里；渗透在这